

本校校門——華岡大道

何金鑄

(編者按：華岡校本部校全圖已載本刊十一月十一日)

設計說明

一、華岡大道自大興、大榮二館前廣場往「華學坊」，大致沿三八六公尺等高線伸展，並緩升至陳氏墓園後方四百公尺高度前進，往「中正坊」及美軍協防司令官舍前圓環下行，至「中山坊」與仰德大道相接，長約一公里，途中時有起伏，峰迴路轉，寓曲徑通幽之美。

二、華岡大道寬十五公尺，可闢四線大道，為增壯麗，路側宜種高大松柏，間植花草，使成林蔭大道。如以為得當，旁設鐵質靠背椅，以利遊人休憩。

三、校門建古色古香的「中山坊」，美軍協防司令官舍前建與「中山坊」同式之「中正坊」，以示對我 國父及 總統之敬仰。

四、美軍協防司令官舍前建圓環一，以利行車，圓環中央建噴水池，圓環四周，遍植花草，益增美感。

五、距大興、大榮二館前約四十公尺處，建美侖美奐之牌樓一座，稱為「華學坊」。

六、為美化環境，應以剩餘土方在「華學坊」後方將「大興」館前填高，與大榮館基本，使成廣場。館前既開闊平坦，益於觀瞻，並適於每逢華岡大型慶典或盛會，冠蓋雲集時，停放車輛之用，平時亦有利於觀光遊覽者之遊憩。

七、廣場西隅，建亭一座，除可收亭台樓閣對比之美外，並可凭欄，上顧華岡，仰之彌高，遠眺淡海，平野前展，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氣象萬千，故擬名「振衣亭」。

八、本圖所擬建築物及道路配置，係依據最初公布於「華夏導報」者所設計，其道路之安排，與第二次公布者，略有出入，俟核示後，再予更正，重繪。

九、至於「教職員宿舍」之方位之選擇。

- 1 為配合全校建築，宿舍正面方向以學校中心為準。
- 2 「華岡」風向多東北風，可避東季季風之吹襲。

校友陶家琪得美國舞蹈碩士學位

張創辦人：真抱歉一拖隔了二個月才寫信給您。我雖然於今年八月初在 University of Oregon 的舞蹈系，拿到了碩士學位，但仍覺自己還不夠充實。如要立即回母校任教，內心實感惶恐。正巧明年一月，我有個機會，可以在加州大學繼續選些課。因此我想借此機會，再多進修些。同時亦夠收集有關舞蹈方面的資料。

在此先謝謝您的誠意邀請。學生除了感激之外，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回母校服務。等我一切準備就緒，必立刻寫信給您。此祝福安

學生陶家琪敬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政治系張炳楠主任贈新著十冊

曉公吾師鈞右：謹肅者，本校教授人才多，關係好，均為國內一流教授，並多有珍貴著作，生為響應吾師提倡「每一位教授能以個人著作貢獻若干冊，為充實學校圖書設備與學術研究水準……」，奉此指示，生本年九月新出版「日本地方自治制度」一書（與本校市政系兼任講師蔡先生共編）擬捐贈學校十冊，敬請吾師察核。專上敬頌崇安

生張炳楠敬啟十一月廿九日

憶吾友再興

戴家添

華岡的風雨依舊，一切仍是那樣地平靜如昔，望著那角落空盪盪的書桌，我知道，我們大家都體會到你已遠去，窗外漆黑一片，那低吼的風，綿密的細雨，是否也在低訴你的不辭而別，沾滿雨珠的玻璃窗，濛濛一片，你知道嗎？我此刻正透過那層層黑幕的夜空，追思著，在追尋你那瘦長的蹤影。

記得你剛由應數系轉進來，就忙著補修學分的事，我們漸漸地談多了，我相信我們就是由此而認識了，然而，說真格的，我們彼此却不甚了解，一向你都很靜，而且，礙於課業的衝突，我們接觸的機會不多，雖然我認為你具有內向的氣質，但是，我總覺得晚上你却很少待在宿舍，我更不知道你在忙些什麼？或許是你仍眷戀著那些應數系的舊友吧！二十四日你車禍出事，我們宿舍幾位同學匆忙趕赴山下，倒忘了去通知你那那些應數系的朋友，在士林綜合醫院，你已昏迷不醒，可知我們已守在你身旁？為著不讓你抓掉氧氣管，我和宏儒各按住你的雙手，誰又想到你那時的緊緊抓住我們，竟是垂死的掙扎。嗚呼，痛哉，吾友再興你就這樣靜靜地於昏迷中離我們而去，連句話也未說。

開學不久，需有人來接管大義館的暗房，暗房管理事多繁雜，宿舍幾位同學都不願接受此職，而你却毫無考慮應允接受了。這次，系上爭取辦理第一餐廳的伙食，謠傳十一月要放假，我們幾位想藉此機會回家，亦不願充任伙食委員，你又再次接受伙食的職務，你就是如此，不計較太多的私利，不考慮事務的繁雜瑣碎，總是儘可能地為大家著想。可能就是因為負有兩項的責任，你一直是忙碌著，我們即使是很少接觸，我已知你是忠實的人。

我一向自認自己無什可值他人學習之處，但沒想到你一來，請教我化學實驗報告的寫法，沖洗放大的暗房技巧，甚且我們私下商榷該如何交友，你也一直推崇我口才好，其實你可知，我你實屬同一性格——內向而孤寂的人啊！只不過你未了解到我們性情的相似罷了。

二十四那晚，撥電報通知令尊，而當時令尊所得消息是你昏迷不醒，但到得醫院一聽噩耗就昏厥過去。我們知道你是獨子，更記得你曾說父親對你寄望很大，我們也知你每月的生活費，總是由令尊從彰化親自送來華岡，這份親情，這份寄望，現在均已成空，就是毀在這度一次車禍。令尊經醫生注射強心劑轉醒過來，哭叫著你的名字，嗚呼，痛哉，那聲聲悲悽的哭訴，怎不令人落淚，我能埋怨上天的無情嗎？該埋怨那車禍肇事者的不是嗎？該歸諸宿命論者的「命運」論嗎？

你是否知道，自扶柩回鄉，你母親就一直昏迷不醒？天啊！為何要讓白髮送黑髮？告向黑夜，回答的只是蕭蕭風雨，如今舉著一抔黃土又該洒向何方？唉！永別了，在那孤寂的黃泉道上願你多加保重，一慟。